

SHICHANGJINGJI

五角丛书

REDIANXILIE

市场经济
热点系列

失业没商量

施林

失业

上海文化出版社

书·市场经济热点系列

失业没商量

施林

上海文化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4 号

责任编辑:徐小芬

封面设计:袁银昌

失业没商量

施 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375 插页 2 字数 85,000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7-80511-653-9/F·13

定 价:3.50元

五角丛书·市场经济热点系列

顾问:

蒋学模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审组成员,复旦大学社会主义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张薰华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博士生导师。

宋承先 华东理工大学工商经济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陈观烈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中华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金融学会理事,博士生导师。

洪文达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华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组成员,博士生导师。

叶世昌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

洪远朋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主编:

伍柏麟 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副主编:

周伟林 黄亚钧 孙新雷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华 民 孙新雷 沈含耀 张晖明 宋运肇 李慧中
周伟林 陆德明 黄亚钧 黄维德

作者简介

施林,男,生于1965年5月。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科学系本科;1986—1988就读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研究生,师从唐国兴教授。获数量经济学方向硕士学位。毕业后在华东化工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期间曾参加了《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形成》、《工资、物价、劳动生产率三者关系研究》等数项国家社科课题的研究,完成相关论文数十篇。1992年9月起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修读《西方经济学》博士课程,师从宋承先教授。

总序

经过许多年颠簸之后，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正理性地朝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向破浪前进。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次深刻的革命。

可以说，我国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是发展利益以及时代精神寻求实现的产物。由于市场经济肯定了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要求，无论是企业还是居民户，都作为有明确法律界定的产权归属者，通过供求、竞争和价格的机制及自主决策来配置资源，因而有明显的生机和活力。

放眼世界经济竞技场，二战以后，特别是最近 20 年的发展竞赛中，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拿走了更多的金牌。大陆和台湾、东西德、南北朝，过去差就差在一个市场经济。无疑地，从基础薄弱、资源短缺的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到经济崩溃、千疮百孔的战败国日本、西德的崛起，都无不得益于市场经济体制。在今天，一个国家的经济如果不是构筑在市场目标上，那它就很难在冷酷的世界经济竞争中站稳脚跟。一些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比如前苏联的教训很可以用来说明这个道理。它拥有那么尖端的技术，有丰富的资源、很多的坦克、导弹，如果仅仅从政治、军事的角度看，的确非常强大，但从经济的角

度看,由于它背离了市场原则,生产不是从市场需求出发,产品没有市场所承认的价值,一旦用市场需求去衡量,就成了无人问津的廉价品甚至废物,一个强国在一夜之间成了贫国。而中国十多年来渐显明朗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则真实地创造了一个中华民族日益强盛的崭新形象。所以一个共识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是冶炼真正财富的有效的“熔炉”。

市场经济的迷人之处尽管显而易见,然而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非象在打了蜡的地板上跳舞旋转那样轻松幽雅,难免会发生脱轨、碰撞、混乱的现象。在新与旧的全面转轨之际,断裂发生,风险与希望并存。改革开放一方面导致了整个社会利益结构的重新组合,与此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困惑与新知、愤懑或欣喜。

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情景有关,新的社会经济现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复关的挑战,土地批租的飓风,人民币汇率走向,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提出,社会福利保障的呼声,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通货膨胀的悬剑,扑朔迷离的证券、期货,政府职能的转变,翻牌公司与假改革,知识分子下海与新儒商,经济与道德……这些问题,是市场经济建设中最富于挑战性的问题,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它们都与大众日常生活有关,涉及了大众的切身利益。我们认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艰巨而充满诱惑力的全新事业。新问题不少,并且还将不断产生,因此需要学习,只要大家参与,共同努力,克服险阻,就能形成一种强大的大众力量推动中国顽强地向前发展。有鉴于此,我们将视线投向推进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条件以及在建立市场经济过程中发生的诸多“热点”问题上,

来组织编写一套《市场经济热点》丛书。

丛书的作者都是年轻的经济学博士和教授，他们思想敏锐，勇于创新，在现代经济学领域中，学有专长，训练有素，他们通过对市场经济的参与和思考，尝试写一套大众爱读、同行又觉有新见的新书。

《市场经济热点》丛书所追求的基本风格是：“新”、“趣”、“高”。所谓“新”，即丛书选题都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中出现的新现象，提出的新问题，掌握的新材料，并用现代经济学的最新成果对其作出分析。“趣”，是说行文表述尽量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以贴近大众的接受心理，让高深的经济学走向大众。“高”，则是指作者站在一定的高度，将大众关心但尚感到朦胧的问题讲透，使读者真正有所启示和呼应。本丛书是一个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为对象、有内在联系的理论结构，它具有基本统一的学术倾向和写作风格。我们期望通过这套丛书与读者建立一种心灵的交流与沟通。愿读者喜欢它们，并真诚地希望听到读者的宝贵意见，以帮助我们将这套丛书编得更好些。

伍柏麟 周伟林

1993年5月

目 录

总序

第一章 忧虑——失业阴影笼罩中国····· 1

1.1 民工潮的思考····· 1

铁道部急电····· 1

民工潮说来就来····· 2

旋涡中的上海市府····· 3

农民,潜在的失业者····· 5

民工潮,是耶?非耶?····· 7

1.2 城里人,也该想想后路····· 9

城里人看民工潮····· 9

城市失业知多少?····· 10

人民公仆何去何从····· 11

娇生惯养的城里人,还不习惯失业····· 13

1.3 失业,中国跨世纪的难题····· 17

失业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17

九十年代,中国失业形势严峻····· 18

第二章 困惑——市场经济和失业有必然联系吗····· 21

2.1 从理想到现实:按劳取酬和按酬付劳····· 21

计划经济“没有”失业····· 21

爱厂如家说····· 22

千里计划经济长堤,毁于乡镇企业蚁穴	24
强者的逻辑	27
弱者的选择	28
2.2 企业,向市场看齐	29
市场,看好会抓老鼠的猫	29
国有企业吃“红灯”	31
国有企业的“老板”:我们要个说法	32
厂长,你有多大?	33
邹家华副总理说:“要痛下决心砸‘三铁’。”	34
2.3 理性的思考,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失业显性化	35
企业安乐死,职工怎么办?	35
市场如战场	38
停薪留职者缓行	40
复关、失业及其他	42
第三章 两难——举步维艰的政府	44
3.1 高效率与高就业,艰难的选择	44
效率的诱惑力	44
效率与就业孰重?	46
我们走过的路:既无效率,又不公平	48
3.2 看不见的手,收入差引导孔雀东南飞	50
亚当·斯密如是说	50
海南,人才太多的烦恼	52
上海,等待签证的长龙哪里去了?	53
流动,几家欢乐几家愁	56
3.3 失业是上一代人的错误吗?	59
计划经济的唯一缺口——人口	59

斩不断理还乱的人口——失业情结	61
3.4 失业阴影中的政府目标和处境	63
下一步,劳动部会有什么动作	63
劳动部能如愿以偿吗?	64
农村劳动力:放亦难!留亦难!	65
隐性失业之谜	68
隐性失业的代价:通货膨胀	69
专家评点,就业制度改革还未改到“痛处”	71
通货膨胀和失业,哪一杯酒更苦?	72
缺乏经验的政府和缺乏准备的百姓	74
高瞻远瞩的马克思:自古华山一条路	76
3.5 他山之石,发达国家的选择	77
布什为何惨败于克林顿	77
瑞典,就业压倒一切	79
来自莫斯科的消息:我们无钱解决失业问题	81
第四章 对策——我们对失业能做些什么(上)	83
4.1 失业并非自由选择但程度可以调整	83
挖沟·填沟	83
并非无能为力的政府	84
动动结构性失业的脑筋	86
失业培训一举两得	87
遵守国际惯例,实行五天工作制	89
该退的不退,想干的就干不了	90
妇女阶段性就业	92
扒洋分,何乐而不为	93

4.2 中国,需要社会化的失业管理体系	96
谁在管失业人员	96
谁该享受失业保险	98
失业保险费该由谁出	100
劳动就业服务所该向哪里去	101
第五章 对策——我们对失业能做什么?(下).....	103
5.1 审时度势,对自己负责.....	103
从顾传训“下海”说起	103
普通工人掌握一门技术	104
“老板”,机遇与挑战并存	104
教师,谨重“跳槽”	105
大学生,不打无准备之仗	107
农民,学会发现机会	108
5.2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谨防失业“误区”.....	110
第三产业,一座金山	110
服装业,一枝独秀	113
家用电器业,早走早好	114
第六章 展望——并不乐观的中国劳动就业前景.....	116
6.1 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有两条路可走	116
6.2 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可能出现的两种结果	117
平稳过渡	117
紧急刹车,重归计划体制	118
6.3 民意,决定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成败的关键.....	118

附录 1990 年末上海市区失业人口抽样调查统计结果

..... 121

第一章 忧虑——失业阴影笼罩中国

1.1 民工潮的思考

· 铁道部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告急文电：

“自一九九三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客流创历史最高纪录，为历年罕见。”

顿时，刚刚应付完年前客运工作，尚无片刻喘息之机的数百万铁路职工，立即为春运大潮所席卷，投入到空前的“春运战役”中去。

铁道部门使出了浑身解数，增开了所有的临时客车，从一月二十七日至二月四日，全国铁路日均运转旅客 327.5 万人，其中二月三日就发送了 347.1 万人，达今年春运之高峰，更有甚者，一月二十九日昆明至广州的 166 次客车由于超负严重，三节车厢弹簧全部压死，无法开出。

相同的情况还发生在淮北往上海的 315 次列车，因超员严重，有四节车厢车底弹簧变形，蚌埠站出动军警和工作人员“使出浑身解数”将已经上车的旅客拉下一部分，列车才勉强

开出。

然而，由于大量增开临时客车，货运严重积压，从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四日，全国共有 1640 列货车无法开出，但客运积压依然严重，上海站暴满，南昌站暴满，广州站暴满。面对如此光景，人们不禁要问：鸡年，中国怎么了？

· 民工潮说来就来

千百年来，有什么能削减中国农民过年的热烈劲头呢？民谣里唱道：

“正月初一是新年，十五再把那元宵闹。”

但，近年来的情况变了。

农历正月初二，喜庆爆竹的硝烟还未散去，外出打工的农民就扛着铺盖卷儿，成群结队地离乡上路了。他们从封闭落后的山村里，从难舍难分的乡情中，从浓烈的新年气氛里走出来，告别世代相伴的土地，走向城市，走向遥远而陌生的远方，去创造、实现那金黄色的“发财”之梦。

这就是近几年来不断高涨的“民工潮”。众多的农民们怀揣着金色的梦想，汇集到交通干线上，便形成了汹涌的人群。

当城里人还沉浸在新年的喜庆氛围中，走亲访友，休养身心之时，第一批南下广州的三万五千名民工，已经拥入这座中国最开放的南部城市。而一月三十一日和二月一日到达上海的民工竟高达一百二十万人，在车站、广场、大街、小巷，民工们以其特有的装束、行李和语言，向城市宣告着他们的到来和存在。

一位上海《文汇报》的记者，显然以并不轻松的笔调写道：

“蛇皮袋里塞一床棉被，蓝布中山装和解放鞋因风尘仆仆显得皱而脏。春节后的上海街头，举目可见这些异乡民工。”

· 旋涡中的上海市府

上海市府一贯以稳健、求实的形象出现在一千多万上海市民的面前。

要把上海建成二十一世纪世界金融贸易中心的宏伟设想和中央委以开发浦东的重任使得市长们夜不能寐。然而，日益老化的人口结构，严重缺乏的建设力量又使公仆们愁上心头。于是，通过各种渠道传出了下列信息。

“浦东开发需要五十万民工”……

但是，当几百万民工真的拥进这座中国最大的都市时，人们似乎才真正意识到“人多不是好事”的涵义。

显然，众多露宿街头的民工将有损于上海这座即将成为国际性大都市的良好形象。为此，上海市政府于一月三十日分别向江苏、安徽、江西省政府发出了特急电报，要求各省协助上海采取措施，劝阻民工来沪。

上海各大报刊为了配合宣传，多了一些以下列字眼为标题的新闻报道：

“客流暴涨、列车超员、旅客积压——民工潮打乱铁路正常运输。”

“盲目来沪，流浪数天，四川一农民轻生被救。”

“切勿盲目相信‘发财到浦东’的传言。”

“盲目到沪无工做，合伙抢劫出租车。”

……

或许下面这篇名为《致外来兄妹》的短文部分反映了上海人对民工潮的态度(见《文汇报》1993年2月8日):

有部电视剧叫作《外来妹》，这是对外来打工者的亲切称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跨省市打工的新情况，这是历史的进步。过去一度把民工统统称为“盲流”，似为不妥。民工潮的涌动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但是不可否认，民工潮中确实有盲目流动者。不少外来兄妹，对上海这座城市的就业、人口、交通、居住等状况都不甚了了，听到了一些“淘金”传闻，就举家来到上海，这样盲目的流动，难免会陷入工作找不到、生活无着落的困境，甚至受骗上当，酿成悲剧。

.....

其实，改革的春风吹遍东西南北中，处处都会有致富的机会。有志气，有眼光，有理智的外地兄妹，何必都挤到上海——浦东这条道呢？

不可不谓之情深意切！

不可不谓之用心良苦！

但是，流浪在上海街头，求职无门，生活无落的农民们何曾又有机会和闲情去听取这些善意的劝告？于是，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女士率公安、民政等部门人士亲赴广场，力劝滞留民工返乡，并保证免费提供返程车票和食宿。

然而，与每日拥进的几十万民工相比，这种劝阻工作的作用似不明显。据报道，经过反复劝说同意返乡的农民每天也仅几百人左右。更多的民工一下火车便投亲访友，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更何况，那些通过船只、汽车或者拖拉机等流入上海的众多农民兄弟哩？